陳眉公集

陳眉公集卷之九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記

許公治青浦河功告成記

往東南三載旱潦　天子宵旰而思所以紓萬姓之急部臣上書無若與水利便而恪恭不二明習於水利之政者度無踰按察許公賢於是　天子顧太宰爲敕璽書賜公顧大司農爲辦水衡錢二十萬待公顧大中丞直指使者毋有所梗制而務協濟公公至

之日卽召諸司及鄉父老計之曰河有幹有支幹者導江河之水而注之海以通漕便商支者麗於田而令溝澮洩且蓄焉使旱不至龜坼而潦不至於昆壓之没幹毋也支子也子毋灌輸而水道得矣公之功肇於戊子之歲而迄於庚寅踐冰霜沭風雨凡課督於三年而經營於四郡之内者卽毫髮無遺力故百姓踴躍以聽槖鼓其費半而功亦倍之其間常詢諸青浦鄧君君請余言公記河狀公所濬支祁橫歷諸浦水爲幹者凡九其附庸於幹以爲支者凡七十有

八横縱爲丈者三深如之加尺者五金散者三千八百有奇餘以付邑吏莞庫之鑰者百有九公挾四千之帑藏務爲節縮上食其功民食其力殫指而成百世尸祝之業舉青淡而他邑與郡可知也葢公往嘗奉　上命持節佐司空治漕漕成　上爲賜黃金遷僕卿矣今徙而治吳此何異一臠之炙而享之函牛之鼎哉雖然余則歎公之於是役也有五難漕雖鉅上有司空次有御史大夫可以借籌於諸賢而仰成於主者今一切拮据公欲以身悉肩之難一　上重

國本賂焉南顧悉國家之力以輿漕敵而不受內府之旨及數世之賞以事功臣令許公水衡錢二十萬叢請其半半則部史者扃不與矣難二調漕事日上

天子心動謗者抱槃牟之書而不敢獻令吳遠在千里外未悉其勞苦端末而羣咻隨之難三歲稔則可歲薦饑而舉大役議者謂疲民不可以重勞災地不可以處衆寬之玩生急之變起難四漕河無中制而公自監司而上有所咨啓其可可否否必冊報兩臺以奏繳於朝難五夫公負天下之五難日夜惴惴

惟簡書書不力是懼而不知公之深者亦妄擬以中中或有所梗而未必卒竟其成乃公以孤忠結 主上以朴誠結諸臺而以一念之勤勞涓潔結士大夫百姓之心從容委蛇上不疑下不譁廣於收功而約於較費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夫 上之於河急在北則借公於北急在南則徙公於南公之身如轆轤而其談笑以奏功名亦如形影之必赴公今者豈特獻最而被玄圭之錫即往日佐漕小中蜚語而不得暴者亦竟白矣夫東南衣履天下爲朝廷外庫漕其

喉領四郡之支幹譬尾閭也尾閭淤鬱雖有喉領將焉用之然則公之績在天下豈特世世以襟帶吳之人也哉鄧君屬余記之雖余鄙不容無言稍倣太史遷河渠之遺以勒之石許某名嘉與人鄧君以賢勞登公多底績名某閩某縣人

占星堂記 代徐長孺

唐元徵以萬曆丙戌擢鼎甲第一以己丑奉　上命秉桐圭竣事鄭藩旋車華亭里里父老扶携子弟婆娑闢門曰是錦衣朱幡廣晳而白者非昔唐氏澹窩

先生之子也耶先生故長者有子矣聞嘗懷往[illegible][illegible]
靖閣先生之堂落成其從弟鶡谷公安寢而夢有星
岸結蟠蹁而走獨垂一星印大如斗厥文則奇日勅
子魁碧睛瞳朧朱髮葳蕤鶡谷公心動起告先生召
占者卜之得鼎之六五昇黃耳金鉉占者曰金鉉印
纍纍也夫勅也爲先生名勅子而魁先生其有後後
者居鼎之首天官記曰魁在海岱以東北也魁且建
則指離其在西乎未舉元徵元徵蒻冠雖時名噪起
而家中落此堂寄他人手者幾二十年而今始克還

舊物一如占者言于是繪以金書雕以藻文題曰占
星堂而屬記于不佞嘗觀古今冊書以高科獲售者
往往歸之讖符使匹夫匹婦震駭歎羨得以爲鬼神
造化之所爲人不得而寘力焉然元徵之獲占于天
占而適與吉祥合也易也第亦知天下之占元徵與
元徵之自爲占者益重且巨乎當其爲諸生時所賜
清虛面目嚴冷以文章節義自任今出入中秘讀人
間未見之書必將益大其所學以立副中外之望非
苟而已也夫枝譽則太乙星見繪象則十八星見此

特清華之氣上與精通又不見魁下六星兩兩相比
曰三台星者耶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
紀皆繫于斗斗爲帝車運于中央三台明天下昌三
台昏天下極斯固轉移于元徵心上之斗杓而星翁
曆師之所不能占者也元徵慎之哉昔于公之門焉
而高王氏之槐焉而三以此方澹窩先生可謂善食
其報矣顧斯言鄙非吾鄙所望元徵者元徵曰有官
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敢謝不敏安得大厦千萬間蔭
庇天下饑寒人請因長孺之言勉之予喜而爲作占

星堂記

貞靜菴碑記

古者聖賢惟有經世法女事內男事外虔修剛柔以佐兩儀之軌自竺乾流沙二氏之教興于是儒冠而冠黃冠裂儒衣而衣裏緇衣沿流導源甚則閨媛閨秀亦相與結伴而談無生不死之理施笑金以布地剪纓錦以制幡貝葉蓮花益半屬優婆女道矣是菴所棲為諸女貞焚禮禪誦之所二六貝梵韻于樹端燈光熒熒丙夜不息可謂旃檀之香林玻璃之寶地

也陸宮保先生以三教龍象爲大總持爲大護法遂以貞靜命菴夫堅固清淨天地之體也惟貞故獨立萬物之先而不彫惟靜故獨當諸塵之後而不擾既貞且靜可以定覺海之瀾登道岸之筏撤無明之網採罔象之珠何者生死二緣本無實體而妄者以識風鼓之心慾餤吹之勝劣頓燃忻厭交起故空中粘縛夢裏山河遞滅遞生終無了際此不貞不靜之所致也諸女眞苟能思惟此義則一彈指間金粟玉宸宛然接影蓮珠之宫兜率之院安知非是菴也耶昔

散花天女欲轉女身尋覓其身了不可得而三山五嶽之類如金母魏夫人跨白雲而策青鳥者孰非昔日閨閣之淑女哉余故記之于此以俟他日菴中道人以梵夾金書與諸上真共載其姓名云

梅花樓記

王元美嘗謂余市居之迹于喧也山居之迹于寂也惟園居在季孟閒耳然王氏之弇山枕城中朝暾喉門遊屐麕集即主人亦從往支門謝客欲放而之于曠閒無人之鄉而不可得余然後知園之與泉也豈

獨與其謀于市也盍謀于野吾友范參先有園在橫
澇野塘之南去城十里而近喧寂半之四面榆柳蔭
翳小池池上梅花兩樹婆娑相對蒼枝老骨縱橫屈
曲挑簷而上其榦可抱其葉可蔭一畝餘其子可得
五石范子謂吾見梅多其未有如此君之老而奇者
乃結高樓以臨之獨與一二野衲攤虎皮爇猊鼎倚
樓而歌歌曰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已
復笑曰如李廸詩不過得花之幽韻閒淡而已吾家
老梅政如碧眼胡僧脩眉露額又若毒龍怒虬紛拏

横鬬于廣莫之墅攫爪迸鱗鬼怪萬狀度他梅詎足
與此君爭席庶幾鏈買山之嘉樹四賢祠之紫藤差
鼎足矣范子樓既成于是廣蒔霞桃芙客來余之屬
以映帶之池加闢竹加徙樓之爲觀日閑以敞而陳
子適來陳子曰吾嘗聞往年探梅者過壽安寺中寺
僧爲遊客所困至折而爲薪而其次惟光福玄墓之
傍薄雪輕雲漠漠數里一快生平然村人率以種梅
爲業不復有品題護持與梅花兩相韻者古今梅花
之知已僅得林逋君後迄二百年而有范子于此中

塊焉野處白板赤欄朱簾碧幄依微獨立于暗香疏影之外何異處士孤山所少者童子開籠放鶴耳他日抱鶴上扁舟送之花下煙沙星渚短笛悠悠有翛然破輕浪而出者則陳先生至也子其報梅花吐一枝以候我

觀濠堂記

宇宙芬浮聖賢沙聚曾見蓬萊水淺千年海底塵飛虛侍天漢槎來八月河邊渡去且尋一壑漫說三洲故摩詰圖畫輞川而香山命篇池上坐以討天機于

逝者非止寄心賞于冷然今有吾師寔弘斯理偶剪蓬蒿之徑漸成桃李之溪止水一泓爲山半簣鷗磯點綴飛鳥横于鏡中雉堞紆連行人歌于樹杪清月映郭鳧鷺在門寒雲澹而不言芳艸碧兮如染煙籠薜荔之墻霜醉芙蓉之渚垂楊粉樹珠萎紅亭神仙于此樓居大夫緣之賦作名從刻竹源分渭畝之雲倦以據梧清夢鬱林之石夕陽林際蕉葉墮而鹿眠點雪爐頭茶煙飄而鶴避高堂客散虛戶風來門設不關簾鈎欲下横軒有狻猊之輿隱几皆龍馬之文

流覽霄端寓覲濠上謙而善下同喆士之虛懷寬以納瑕負至人之雅量談成君子潔荐王公進退合乎時中平流類于無競登斯堂者盍往覩乎貶眼見南華上真彈指遇香嚴童子豈止美鬚眉之可鑒樂魚鳥之親人哉

遊桃花記

南城獨當陽城下多栽桃花花得陽氣及水色大是穠華居民以細榆軟楞編籬緝墻花間菜畦綰結相錯如繡余以花朝後一日呼陳山人父子煖酒提小

榼同胡安父宋賓之孟直夫渡河梁踏至城以東有
桃花翁然推戶闖入見一老翁具雞黍餉客余輩衝
筵前索酒請移酒花下老翁愕視恭謹謹如命余亦
不通姓字便從花板酒杯老饕一番復攀桃枝坐花
叢中以藏鈎輸贏爲上下五六人從紅雨亇作活膧
轤又如孤猸狂鳥探桒窺果惟愁枝脆耳日暮乃散
是日也老翁以花朝爲生辰余于酒後作歌贈之明
老翁明日請具巵脯爲壽十四日余與希周直夫叔
意挈酒榼甫出關路途得伯靈子猶拉同往又遇袁

長史披鶴氅入城中長史得吾輩看花消息遂相與反至桃花溪至則田先生方握鋤理艸根見余輩便更冠出肅客客方散踞石上而安父賓之箕仲父子俱挈酒榼佐之董徐何三君從城上窺見色爲動復踉蹌下城又以酒及鮮笋蛤蜊佐之是時不速而會凡十八人田先生之子歸谿爲十九榼十一酒七八壺觴酒𦉪與信花醉客醒方苦餅罍相恥忽城頭以長綆縋酒一罇送城下客則文卿直卿兄弟是也余輩大喜賞爲韵士時士人各爲隊隊各爲戲長史伯

靈角智局上紛紛諸子飽毒空拳主人髮短耳長龍鍾言笑時酒瀝尚餘乃從花籬外要路客不問生熟妍醜以一杯酒澆入口中苡一枝桃花插入鬢角人人得歡喜吉祥而去日暮爲倦余亦言旋皆以月影中抱持而顧視紗巾縹袖大都酒花花瓣而巳昔陶徵君以避秦數語輸寫心事借桃源爲寓言非有眞桃源也今桃花近在城𨼆無一人爲花作津梁傳之好事自余問津後花下數日間便爾成蹊弟賞花護花者舍吾黨後能復幾人摧折如怒風甚雨至使一

片赤霞闌珊狼籍則小人於桃花一公案可謂功罪半之矣

重修蘇州范文正公祠堂記 代陸宗伯

萬曆甲辰御史馬君奉　命按accessory吳中興賢軌俗率先風化乃首謁范文正公先生于故祠仰瞻榱棟旁周門廡咸摧圮不治乃喟然慨歎與郡守李侯謀所以新公祠者於是陶甓度材不半朞而告成公十七代孫主奉太學生允觀十八代孫諸生必溶率族之子姓再拜徵予文爲記用副御史君表章先賢鉅典

予惟公事蹟載在宋史若歐陽公神道碑考亭名臣錄不啻詳矣予耄謝筆硯久則烏能記公獨念公少而孤貧塊處一室饘粥不贍進士解褐鸞馬徒步而歸及爲執政焚黃姑蘇僅抄庫絹以散親戚閭里知舊小有俸餘捐置義田南園數畝地又推之以建郡學度公平生殆未嘗享有一日士大夫之奉者夫同一吳耳當時士大夫良田美庄與其人轉盼俱盡卽人亡其姓名存誰復爲之禮一瓣香薦一杯水者而公之嗣至今獨存百世而後御史又相與撤齏而更

新之則士大夫不當以此易彼明矣公爲將相時邠
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生祠祀公及卒羌酋數
百哭如父齋三日而去祠滿海内一祠又何足爲公
重輕特以吳故鄉父老丘隴所在子孫旅食于義田
者歌哭祠下公其賁然而來思乎未可知也吳中祀
典最著者泰伯子游暨公而三公遜田贍族舍宅建
學有泰伯之心以春秋授孫明復以中庸授張横渠
又延胡安定入太學爲諸生師濬發道脈于濂洛關
陝之前其功又與子游學道相表裏豈若鄉先生沒

而祭于祉者等乎御史特新公祠葢推本公爲宋儒理學淵源之祖使吳人以公重吳俗亦以公厚凡士大夫有意收恤其族人而加禮于學校者過公之祠或尚有興起焉是不可以無記御史名從聘靈壽人郡侯名右諫豐城人並已丑進士而贊成其事者公十七代孫乙未進士今滇中學憲允㳂

求忠書院記

松府治之西有求忠書院者何爲特祀遜志方先生而剏也先生生于天台死節于金陵于松何居曰松

有先生後在焉後何居曰槩公琰謝公鐸張公泳游
王公世貞詳哉言之矣且方氏手蹟支譜甚嚴而詳
先生血衞在松則血食亦宜在松此特祠之所由建
云嘗先生抗命時魏澤以刑部尚書謫寧海尉受郡
捕方氏幼子德宗垂九歲澤匿之有台人秀才余學
夔者乞食翔于市口喃喃唱歌以諷澤澤心動叱曰
扶顛子去越兩日遂遇歌如前澤知其爲義士也乃
密托德宗于余入松江島嶼中歷青村諸鎮以織網
貿米得活余又潛入郡屬祠部郎俞允護翼焉時任

勉爲參政家居聞之就見德宗德宗初引却怖而欲
逃勉出癸酉錄示之知允與勉皆門生乃始安自此各
爲異人陰相往來允妻以養女胥俞氏恐同姓貫禍
旋改余轉遷白沙鄉而學變亦遠遯不得跡矣德宗
三子娶俞者友直友諒繼許生者友竹子孫繁衍具
居華亭本末詳載譜萬曆己酉督學楊公廷筠訪其
事于司理毛公一鷺毛公訪之陳子繼儒得實楊公
捐俸三百金馳檄立祠復其姓衣冠其大宗之孫顯
節而祠尚有待也太守張公九德適至挺身許曰九

德先生之鄉人也德而不任誰當任者天以方先生
六尺之孤委之雲間昔日方氏之存亡在魏在余今
日方氏之存亡在我有如聽其自續自絕自明自晦
豈惟塗視方先生實與屠翦錮禁何異異日　天子
詔求先生後其安所置對將遂爲子虛亡是公而已
乎古者愛羊及烏存大體也子弟爲尸迎生氣也況
以先生之血衛先生之血食盻蠁相屬夫寧不歆
于是謀之華亭令聶公紹昌鬮吉鳩工莊嚴廟貌崇
祀先生而魏公澤余公學夔俞公允任公勉徐公善

妥祀焉構以重堂缭以峻垣翼以兩廡門敞而墀滌祭毖而田備秋毫皆太守張公力也祠成之日太守以庚戌冬至率僚屬迎主入祠謁奠成禮士民樂觀者萬餘人及辛亥端午命陳子繼儒爲之記陳子再拜稽首而謝曰異哉此舉昔者　高皇帝以夏變夷
文皇帝以叔代姪此古今一大鼎革也先生縗麻入闕哭聲震殿刀環築口批及兩耳收妻女亦十族市先生肉者賜之金發先生之祖骸者投之井此古今一大慘也天子與孤臣爲難豈趙朔李固比哉子

遥所在前有賞後有誅跼天蹐地晝伏夜行千鈞引
絲所餘有幾此古今一大險也遺蛻不敢收遺札不
敢藏子孫不敢自名其祖春秋家祭嘿對飲泣即有
好義弔古之士疇敢向先生禮一瓣香者此古今一
大鬱也今　皇帝登極首詔表章諸君子復天台之
故墟修金陵之舊塚請補賜謚而未及子孫猶不知
一塊忠義血正在松耳今二百餘丁悉復故姓退而
耕鑿進而絃誦躋躋蹌蹌歌斯哭斯九重無必伸之
威而十族無必餒之鬼此古今一大快也忠義激而

爲憤哀湘詛楚之詞非後史之所必及者歟而先生
俎豆儼然冀表無恙以此調人鬼之不平而關百世
之橫口此古今一大繼述也廟貌既新講學院中瞻
仰先生則東齋尚在同難者八百七十三人則田橫
五百義士尚在若魏若余若徐若任則趙朔之杵臼
程嬰李固之王成尚在此古今一大榜樣也先生爲
浙中第一名儒爲國朝第一忠臣而發潛闡幽訪求
先生之後者則督學楊公自武林司理毛公自睦州
太守張公自甬東又皆先生之鄉後進也意者當年

伏羲共事諸公分身應現或抱孤于覆巢完卵之時或報命于禁網凋疎二百四十餘年之後誰謂浙脉可斷哉此古今一大因緣也嘻此又古今一大奇也是故陳子繼儒拜命頫首而為之記

韓青浦遺愛碑記 壬子

韓侯青谿以治狀最聞移劇長洲薦紳大夫與將吏士民合貌公之像于學宫之西隅與二陸先生祠相竝其祠最稱偉麗自青谿剏牀建邑以來所未有也祠之像凡有二一祀堂之前一祀堂之後皆自詑以

爲惟肖其春秋酌水荐蘋亦惟謹太學張其等曰一
侯而二祠則可一祠而兩像則不可邑郊門之北倉
其土平沃宜建厥宇侯之漕政大有惠于軍民請分
像祀侯于此而屬不佞繼儒爲之記侯之德政董太
史詳哉乎其言之矣予復何能贅一詞竊惟青浦賦
重而田瘠其土不任耕而下農不任爲鄉賦長每當
編審輙惶懼徙避他所間有稱鄉賦長者率皆朋小
戶以支大役幸而歲有秋猶可稍見水旱徵粟不能
實倉之半漕軍且麕集河下詈擊隨之矣侯曰箄之

敢干噪且詈者此其故不在軍而在民亦不在民而在民之狡獪者相與因緣爲奸倚倉儲爲鼠穴藉逞免爲兎窟陰陽其古左右其袒葢兩操軍民之權者非一日矣夫欲大服豪軍之心則先絶土著之狡獪者始黠民既除然後論倉粟粟既堅奸然後定耗贈耗贈既定然後革恒例恒例既革然後禁包役斗斛之尖聽之軍乎聽之民民不得以賄而避强軍軍不得以賄而擇弱民其分派悉聽之探策而軍民之心盡大服矣嘗誦孔明之言曰吾心如秤不當稍有重

輕軍與民等王臣耳其運兑等王事耳平亭于軍民之間使漕艦得遄發無守凍車運之苦而六宮九大塞一食新無粟貴翔踊之弊此非獨利民實利軍非獨利軍實利官非獨利官實利大司農豈僅僅一郡一邑之小補而已也初青谿大潦侯出舍省災羣望而走首請蠲次請貸平糶散錢繼以饘粥民浸有瘳于是造士士興察吏吏肅徵賦賦清正俗俗整始而編大役旣而建漕議青谿之人如脫藥石而就粱肉漕軍無老壯如釋驕穉而就嚴師保蓋有侯而漕政

有紀綱有侯而鄉賦長有餘粟有侯而蕭短曹隨有
後事之師上不黷下不譁談笑從容獲終譽以去侯
非青谿之福星哉今青谿父老有急非走控侯則百
拜稽首禱侯祠下曰願侯之靈寔祐我侯有聞必告
有忠必盡其神眞與青父老肹蠁相接而故漕官校
出入祠所亦往往儼㬢時之德威而無敢有越厥志
昔者見侯之貌今見侯之神矣祭法能捍大災禦大
患則祀之大災莫如荒大患莫如漕侯功德具是俎
豆貞珉並祠不朽夫誰曰不宜父老踴躍曰善因諏

吉創祠鼓吹幨幢導迎公像分居此中自邑出郭萬姓擁塞一如送侯長洲時夫循吏而碑者有之碑不已而祠祠不已而再祠者則自青谿之韓矣始

韓青浦惠商碑　壬子

青浦之德韓侯也蓋有兩祠一祠城中一祠郊外士民肩摩趾踵薦蘋酌水者春秋不絕醵商界某等伐石以志去思輦碑而請之守祠者謝不內于是繕亭庋石而屬某爲之記昔崔先生之言曰今令之稱賢也善交際者爲上斂征科者次之精文移者又次之

經營竟歲而於民不與焉況服及於商乎商之輻輳
于嵯筴也半集華上青不濱海其德公何也往者青
谿之鹽乃引票兼行之地也鹽税重而引票少則害
多于利商有掉臂去耳公請加引一千二百道其加
票亦稱是以票之利而補引之窮又以引之增而弁
得增票之數其便一票貴則鹽貴票賤則鹽賤此必
然之勢也華票賤青票貴兩邑接壤惟賤是趨公請
有分土亦有分鹽凡華商越界行鹽與私鹽並論其
便二朱家角最稱巨鎮食鹽之戸奚啻數十萬家不

官之市而官于私不青之市而市于華鹽安得而不壅也公請本鎮之鹽悉派之本縣私販與私賣者其罪同而㶿山司日調察之其便三是三者公條上當路當路皆報可而又嚴弓兵考成之額與預支以補之數于是青谿之鹽伍始核鹽畧始清鹽徒始肅鹽政始爲之一新矣夫國家九大鎮之緩急仰給于鹽種鹽仰給于邊商邊商之行鹽又仰給于各縣之內商故引之利易見而票之利難知私販之害易見而官賣攙越之害難知鹽御史之專督運司之分轄其

留心易見而縣大夫之苦心難知縣大夫之救荒編役造士愛民易見而旁及于行鹽恵商抑又難知噫此衆商之所以樂爲韓公祠也夫小民之情趍于利而廉于義一錢妄取父子變色觴豆不均卽背叉與嬰兒沸然矣矧是商也棄親戚離墳墓朝夕營營焉以兢刀錐鹽鐵之利而誰肯爲巳去之使君捐一錢施一粟者况得其慕而思思而碑焉者乎則公之平日清恕近人大畧可以例推矣此奚獨商人墮淚碑也公名原善號鵬南丁未進士以青浦治高等移劇

長洲令推吏部

劉河將軍張公去思碑記

劉河張公以遊擊將軍擢東粵陽電叅戎聞命之日父老將吏請之兩臺慰留數四不得則軔車縶馬冀緩公行又不得於是公之屬函書幣而謁曰吾曹欲頌而短于口惟先生之習公而詞之媚也請碑道左以志去思余曰異哉世久承平右縉紳而左介冑文士矩儒操空言以束豪傑豪傑頫首褁足而氣不振因相與翶翔容與他嬉以老甚則傲覩其屬虐使其

衆使人不敢平面視在則赫赫去則已焉詎有繫思如張公者哉公初闢盱郡再闢眞州所至累建奇功載在王觀察盛大衆碑記旣拜劉河遊擊將軍河當婁江之尾大海之首最爲東南大阨處總戎鎮其南備兵控其北御史中丞建節于西聲勢相倚如左右手非名將不可辦而張公饒兵畧膽度識量迥出人表有八面受敵之才萬夫不可奪之勇初受事先以廉次以和而中約之以節制往時隷尺籍者大槩紙上空名遇按視倩市人相欺而軍士糧得充腹者無

幾或遠齎于私橐或影射于要室伍幾空無人公議汰議簡士不虛廩伍不虛士而公不市刻核名請餉必以期授餉必以額無染指無吮髓自得廉將軍而人人宿飽矣而公不市矯激名海多島嶼亡命窟其間鹽盜出沒與波上下公諜則殲縛之如獅擒象罕有偷力聞者皆相約莫敢犯境上而公又不市搏擊名奏功幕府輒以分予其寮屬其過誤者覆露之湔洗之甚則陰爲之地而不使聞其他卽步卒舟師皆與之同醪共纊而公又不市惠愛名公具此數善其

廉威能令債帥落膽小兒禁啼至于赤心白意使人
人皆以公為親巳則不忮不求不矜不伐得之同野
先生家訓者多矣公今去吳而軍電白電白在保界
山谷中民侗冦靖宜無事名將才獨以公才守嚼然
置之寶玉之地酌泉知廉焚玉見性非久　皇上撿
部使諸薦牘特懸方千里節鉞授公赳赳桓桓以竟
韓白衛霍之業石崖芙蓉可磨可鐫但將士畏威懷
德者不勝悒悒去後思此峴山所以有墮淚碑也故
諾施君之請而伐石書之非特志遺愛且以勸後之

來者是為記

郡司馬尤公遺愛碑記

郡司馬尤公嘗以母老乞休松人士請之臺使者得慰留旣內艱解郡攀車曳輪者追送幾百里外憲副海瞻朱公大行勅恩陸公曰此古之遺愛也宜伐石以志去思郡大夫以上考異擢則碑賢司理與邑令徵入臺省則碑若司馬確有民譽而久之貞珉缺焉公論直道之謂何于是諸陳子屬以辭且曰往司馬郭宜人之銘不徵他而徵之子謀野則獲非司馬意

歟余惟郡之大政實儲與戎儲責司農戎責司馬司農十九在外司馬十九在內以其內故無論防海郎臺察郡長之尺一以月至俗嚚訟囂游民白徒鬨于晝不遑于暮夜者以時至車騎辛牘以日至司馬稍見威誹且立至稍用械則巧瞯者輒以械進而弊更滋多尤公下車歎曰吾無事吊奇茀禔身廉處事簡御物誠而已往幕府租自裨師至什伍以次漁食其中公鐫其恒例給饟必及額而饟亦無後時齋居泊然市物不外索間有需必厚與之値賸鏹必牒爲公

家費士大夫歲時筐篚必報罷亦不置厚薄疏數于其間僚屬咨啟于公必條析其是非進罕忤色退罕隱情將吏有過者覆露湔洗之心不欲以一青錮人百姓有訴于公如訴于家必使之盡嘔于膝前而後已故公至之初當路倚若左右手久且以爲腹心矣將吏士民憚若神明久且以爲察父慈母矣同寅妮若良友久且以爲嚴師保矣大抵公凡事寧使大化小小化無凡訟寧解無結凡聽訟寧晝無夜凡罪寧失出無失入凡與人交寧淡無甘凡與上官處寧緩

而見知無急而求合凡取舍寧廉于實無廉于名蓋
公之政事皆從公學問中來但性淡不喜伐出官之
績而閭師鄉三老又不能悉公治狀之所以已考之
輿頌口碑及當路薦剡程書公眞古遺愛無疑也公
曉暢兵事手創海防　志草秘不示人客歲郡大潦
公潛請賑蠲明禁格奪其部署荒政本之兵法居多
郡侯張公至猶得藉手活溝壑之命者億萬人人不
忘張公忍忘司馬哉當公守光州以救荒致疾光人
禱於寺且爲公祈子誦白衣經三閱月旋舉一子而

疾亦頓瘳今松人德公豈後光州而公又以內艱去
所以區區思戀悲慕而志公弗諼者惟七尺代言之
石在故敬諾二公請而鐫如左公諱大治號元約戊
子歲鄉進士湖廣江陵人

松郡侯倩符蔡公去思碑

晋江蔡公以司農郎出守松郡凡四載餘著有聲實
拜江右勅兵使者一時官師將吏以及士民銜艫相
屬追送三四百里外公駐節慰勞數四乃反袂拭涕
拜謝以去久之又醵金伐石以志去思而博士某等

徵予文爲記予惟松最爲東南巖郡茅潮汐縣棗縣

旺而諸山又無剌天之峰東地之阜以餔之故士喜

通脫無遠志縉紳大夫譽誹自口不衡是非而以衆

寡爲公私無定論百姓好訟好汰外腴而中枯無本

計大要吳俗病輕而松爲甚非得當世重人撫而鎭

之未易治也蔡公甫下車毅然坐郡朝不遂爲矜章

峻刻以挑時譽踟躕四顧省括持衡而後發蓋三邑

之膚裏脈絡隱隱躍躍全具于胸中矣臺使者委牒

下公公衷而裁之下無讟交上無揣旨務使情與法

兩劑而後已不則百牘爭不懼也不則百檄下不聽也是曰愼重催科之令迫于羽書至則公輒匿之匿之不得則下令于民曰民無恐我且以官爭公忍官民不忍公故逋賦往往無後期不能禁人訟而廷讞則寧晝無夜寧緩無急以聽其自倦倦則宿胥之刀筆徒儆之爪牙與游宦之頰舌其權兩輕而事不得不簡是曰安重里閭道路銖兩之奸海陬江介尺寸之瑕文牒簿書隻字之隙文武將吏纖介之善惡與夫勾稽庾藏之出沒羸耗公未嘗不知知未嘗盡與

其苛與察茅容操先覺于聲色之表而巳是曰沉重延見儒生耆老問疾苦退而就僚屬咨訪治狀開誠布公綏接溫洽然一步趨一笑語始終不以尺寸假人而人亦無敢以私涸公者是曰威重公受知于學憲衆甫方公蒞郡拜墓去則刑牲告像而後別凡所以護植方氏子孫者靡不至而絕不以私昵昵之座師且然而他可知巳是曰厚重公自御儉薄于三邑無芻擾節縮俸錢以修學宮以賑士之貧無餘者瀕行至不能治裝而居恒又不欲以清市人既去而始

知公之槀若洗也是曰廉重有慎重而後可以劋劇有安重而後可以養福有沉重而後可以鎮浮有威重而後可以辟邪有厚重而後可以敦薄有廉重而後可以正俗公具此六德故在則謳謌而久則悲吟有去後思頌者三邑水災士不徙鄉吏不忍輕去其官百姓儲一鍾半菽骨肉相保不至探丸搦竿嘯村塢沸潢池者皆公四載調護之元氣在也公解郡之日毫無所憾獨惓惓以修郡志濬吳淞爲念夫河則可以乘荒寓賑而志非物立豐稔人才充牣之時未

可以輕議公不敢輕議而猶引領後賢以成公未竟之志此亦見公不忍遽忘松人而松人亦何忍遽釋公哉故勒公豐績登之穹碑以志去思大抵公器局端凝辭令簡確張弛甘苦多有妙裁而獨拈重之一字雅得公神情相近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公之所以獲上治民也不得而疎不得而親公之所以推誠御物也以此思公公重可知矣既他日出處係安危嚬笑司衮鉞天下翕然稱社稷重臣曰蔡公者蓋自松太守始

綠野池記

李翺論山居以怪石奇峰走泉深潭老木嘉艸名花爲勝而葉少蘊又言虎丘池水不流天竺橋下無水峽山少平地泉出無潭則山居之樂又若挾池而後勝者兖山汪氏世以科名冠冕東南鄉其文行尤蔚曰叔圖先生先生所居之上流山水交滙決而爲渠于是緣渠鑿池緣池點樹叢桂抱其陽高梧幕其陰翠栢黄柑老梅湘竹映帶左右而主人日擁鼎彝圖史嘯歌堂中又有南樓半月軒可以延素光有北窻

垂雲之木三章可以清煩暑有堂後之環碧軒泉聲
淙淙淒絃哀玉可以浣俗塵至于香風徹來紅雨狼
籍錦鱗數千頭唼波鼓鬣與荇綠花板離褷上下先
生顧而樂之不知身在空青冷翠中坐也其友邵明
卿題曰綠野池而因夸其堂如此昔裴晉公解相印
歸而私丘壑以老天下高之然公嘗灰心忍事霜髩
談兵至有太原題壁之句所謂危事經非一浮榮得
是空者則此公胸中亦未得全爲無事人綠野游豈
易享哉今叔圖先生經明行修將以高第顯而又華

踞舄奕幸際清朝出無淮蔡羽書之勞入無憂讒畏譏之苦花明雲暗泉甘酒香卽晉公且不能享有今日之適而况李翱裴少蘊之所難于諸名山者公皆坐而置之几席之下其樂顧不大勝歟余五岳人也竹林蓮社久落夢中而世無郗生又不能辨山裝十萬之具則幸充山綠野煙蕪秀色熚熚如在眉睫間而主人又以長者好士聞天下吾將叩叔圖而訪焉相與登高臺漱清流爲鼓琴浮觴于池上以觀游魚之出没于衣裄間也先生其有以許我乎乃艸記一

逼以訂之而他日來爲綠野堂客則請敕鶴雛門以待我

朱世甫楓野圖記

朱之先分派徽國其後宋工部侍郎聯顏公封爵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諭塋楓林之原族家祔焉楓野公因以自號志本也楓野公捐館時長者家祥能受書次家祚字世甫才二齡呱呱襁中啼耳世甫稍有知從閱師宗老問狀爲彷彿言公短長肥瘠及生平孝友義俠之事輒飲泣不自勝躬巡丘壠薙艸

被棄未嘗不徘徊掩袂以返也于是復繪楓野圖徵
言于四方作者曰庶幾如朝夕起居我父云夫感風
木而興哀讀蓼莪而罷講世甫其有古人之心哉朱
壽昌七歲失母長大追求剌血寫經四十餘年乃得
見母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沈后高力士以假后
聞索驗詞屈帝涕泣貸之曰吾寧受百妄冀得一真
歲月推遷迄無影響德宗竭天子四海之力不如壽
昌窮匹夫一念之誠父母豈有貴賤哉直視其精神
所至不至爾朱世甫追念楓野公方展畫圖涕泗交

下其一刻足當四十年此圖即壽昌之血經也特壽昌之母失可復得而世甫之父死不可以復生同一朱孝子而世甫則更悲矣後生父書不讀杯棬忍御素冠紅袖咷笑錯出始則僕妾覞而歎久則禮法正人亦且比肩而爭席甚者又加尊焉噫怪哉此豈可令世甫見之耶故感楓野圖而題數語于後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羣玉府記

余嗜古喜從博雅君子遊每見三代秦漢玉輒印而

識之偶有家藏者亦附焉董玄宰曰此可爲群玉府
矣余曰玉非直爲玩也聖人以玉衡占星以玉管候
氣燔玉以事天瘞玉以祭地捧玉以祼廟沉玉以告
河瑞玉以會同鎭玉以封建璽之玉以傳國符之玉
以召兵珌之玉以飾刀戚之玉以列舞鳩玉祝老龜
玉禳災食玉致仙焚玉見性其他如環賜還玦示絕
執不趨操尚左一舉一動一高一卑皆可以觀禮義
焉故曰玉非直爲玩而已董玄宰曰甚矣眉公之嗜
玉也蓋其古也佩則比德褱則無罪昔有褐衣先生

者倉公其人歟余乃記之圖左俞童子懸諸艸堂以

告夫多癖而好奇者

陳倉公先生集卷之九